

《東林書院志》整理委員會整理

東林書院志



《東林書院志》整理委員會整理

東林書院志

下

中華書局

東林書院志卷十一

列傳五

鄒經畬先生傳

錢肅潤

先生姓鄒，名期楨，字公寧，無錫人。性至孝，讀書攻苦，年三十始爲郡諸生。屢舉不售，經年矻矻，揣摩制義。偶於羣書中得《王文成集》、《薛文清粹言》，愾然曰：「讀書有向上路，沾沾章句無爲也。」

既從顧涇陽、高景逸兩公講學東林，每尋格致之義，頗有所得。一日從高公言及靜坐，先生曰：「調息亦頗有益。」高公曰：「不屑也。」先生聞之慊然。又一日，問操存法，高公曰：「平日功夫何如？」先生曰：「好看書。」高公曰：「此處正好用功。」乃從先儒操存諸法遍參之，最後獨心旨高公所論「觀未發功夫，一觀而用寂」一語。大率謂：「觀未發之

學，以主靜爲訣，以主敬爲宗，以禮經之九容爲把柄。九容件件停當，身心內外一齊收斂，則終日研求經義，亦是栽培本體之助。至此始悟，看書靜坐原非兩截。無事時他念不生，非復往來憧憧之擾，臨事因而應之，主張自在，不至錯亂。」此真學問得力後證驗語也。先生嘗云：「聖賢下語，如化工肖物，一字不虛，故其說書，最解人頤。」

弟子日益以進，當其棲息玄宮，問字屢滿。斗室不能容，復他徙。徙之後又不能容，乃就文昌閣下，闢軒二架以居之。度可容百五六十人。如是者，歲率以爲常。特著爲《文行社約》三章，以繩束之，諸負挾邪僻者匿影去。自是春秋二榜，科必有人。金門玉堂，聯鑣並進。壇坫之盛，前此未有。後因吳君覲華於東林廢址建麗澤堂，爲之左右提倡，每歲聚學者說書堂中，風雨寒暑無愆期。故講席得以不墜，其造就後學如此。平生實心學問，尤留心于經濟。嘗纂《皇明洪範經世要語》及《名臣言行錄》，並鑿鑿可著廊廟。

爲人嚴氣正性，雖身列章縫，而心憂社稷。天啓間，三案議起，不勝憤激，長歌短咏，以鳴不平，題曰《委巷謠》。崇禎初，政事一新，有《擬請復東林疏》、《弭亂臆言》、《救荒末議》、《固人心論》、《治井田說》，皆一時碩畫，惜未有推而行之者。御史祁公彪佳，巡按吳

中，式其廬，不見，題扁額曰「理學真儒」。後舉賢良方正，復不出。安貧樂道，雖饘粥不繼，日惟玩《易》一二卦，或編輯見聞一兩行，以當渴飲飢食而已。壬午卒，年七十六。學者稱「經畚先生」，門人嚴穀等謚曰「懿長先生」。

鄒忠餘先生傳

鄒 陞

先生諱期相，字公寅，號忠餘，吾祖懿長公諱期楨胞弟也。與懿長公闡濂洛關閩之學。其學以無欲爲宗，慎獨爲要。邑人稱二鄒夫子云。先生弱冠，郡縣試皆第一。與懿長公同補博士弟子員。嘗讀書湖濱，瘞巨人骨，夜夢緋衣人謝曰：「願有以報。」公天啓辛酉中副車，需次將貢。崇禎丙子奉旨，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舉賢良方正一人，補州縣正缺。先生以同邑浙江道監察御史張公纘曾薦授廣西奉議州。州去交趾二百里，無城郭宮室。先生除荆棘，蓋草舍一二楹，聚土人講鄉約，立記善惡簿，人知嚮化。兩廣制臺張公憐君才賢，委署養利、武緣，所至稱仁廉。

庚辰，升浙江都司經歷，攝雲和縣事。有東陽縣生員許然，率其徒數百人來雲和。先

生怪然踪迹，用好言遣之。然去日，然兄許都反金華。報至，先生戒城守，夜秉燭肅衣冠獨坐廳事。曰：「賊來願以身殉。」聞賊退乃罷。其然之來雲和也，將爲都內應。雲和不至糜爛，先生力也。

甲申聞國變，挂冠歸，寄居錫山睢陽廟傍僧舍。每向人談及國事，嗚咽流涕。有哭國難詩二首，有句云：「推胸欲報無由報，空使孤臣血滿巾。」有《辨統詩和文信國正氣歌》一首。作詩後，絕粒數日死。時甲申八月二十日也。享年七十。

先生未仕時，設教洞虛宮，弟子恒數百人。與懿長公遞主東林講席，自號曰「三勿居士」。

張泰巖先生傳

秦鏞

先生諱雲鸞，字羽臣，別號泰巖，無錫人。幼篤學，湛於經術，有聲黌序間。久之，以經師教授里中，士出其門者甚衆。顧先生之學，其淑人者最優於講。當其南面而施講幄，所詮說與時師異，考古證今，精晰無遺。學者羣疑滿腹，衆論塞胸，得其一言，砉然立解。

迭起問難，酬答精敏，四座厭心，聞者以爲有橫渠擁皋比氣象。故事，直指文宗按部及邑令下車，率詣文廟，掣講學官，必以先生應。先期敦趨之，至期歷階而升，一揖就位，容止肅然。講畢，傳會時政，間及邑中利弊，閭閻侃侃，當事爲之動容。昔唐堯臣以上堂獻茶聽講得悟。先生以言論風旨悚動上官，賢於堯臣遠矣。邑龜山祠春秋會講，顧端文、高忠憲兩先生狎主齊盟，遠近四集。先生儼然就座，宣明聖學，危言微論，令人汗下，又不減象山白鹿一會，聽者揮扇時也。蓋先生之學，得之心而述之口者如此。

甲寅乙卯間，楚黃陳公以聞爲邑令，知先生最深。每試必首顧，弗利場屋，爲諸生祭酒有年。乃嘆曰：「吾不以所學獻當宁施行之，」乃顧數數提耳無庸也。」於是發憤著爲《經正錄》一書。庚午秋，躋躔走三千里獻闕下，尋奉旨下提學御史臣問狀，果否言行允符。學臣以賢良方正狀上聞，遂特授明經之科以歸，士論偉之。嗟乎，以先生所學如此，不當如尹和靖、朱晦庵爲崇政殿說書耶？今之經筵講官，卒無踰先生者。其次則當造士臨雍，備五更三老之位。又其次則當如胡安定教授湖州，卒以其科條施行天下。凡此皆先生之所優爲者。而區區以訓詁之學聞，非所云也。論者以爲，先生在漢世當與鄭玄諸

儒奪席數重。夫先生固非爲康成之學者。

萬曆之季，溫陵李氏之書盛行於時。溫陵之學蓋本於文成。龍溪先生著論，以爲其說非是，息邪詎訖，坐此輩耳。故其書曰《經正》。而是時東林兩先生方闡明「性善」，力闢「無善」，與二王相牴牾。先生之言實與東林相表裏。夫其苦心衛道彰彰如是，而或以爲訓詁而已者，則已誣矣。鏞少也蓋嘗執經侍先生云。先生講論既畢，必及時政得失，唏吁久之。或聞朝廷用一正人，行一正論，則欣欣喜而相告。雖其身不離於鄉校，而蓋思已宏遠矣。先生於壁經爲顓門之學，其於謨訓誓命之大尤盡心焉。使其所施設得行於時，當不令天下訾講學之儒爲無用也。

黃日齋先生傳

張 夏

黃廣，原名伯英，字冠龍，南直無錫人。先世常熟人，建文朝忠臣叔楊公鉞之後。避居錫西胡埭，代有耆儒。冠龍幼敏且恪，隨父塾游涇里，因登顧端文、尚寶兩先生之門。初，命題中庸何爲而作也句，千言立就，端文奇之。及長，從於東林。乙丑、丙寅間，書院

毀，璫焰熾，日趨書院舊址講習不輟。會忠憲赴止水，有司欲繫其子。旋奉旨究漏洩，因上臺責保狀，急高氏四顧無應者，慨然要華孝廉國才同署狀，極陳罪不及孥之意，獲免。

嘗奉部檄修神、光、熹三廟《實錄》，綽有史法。以貢除鎮江郡博，合兩庠士訂三山社，入我箴笏公天心書院。擢令安遠，甫任捐俸竣城工。初邑有重囚董傳、羅江、譚應瑞、鍾世修者，讞辟候決。忽流寇至，斬獄釋囚，脅之曰：「從行者賞，否則誅。」董傳等數囚佯從之，中途給以家近挈妻子，仍奔赴獄。明年寇再至，數囚復請願出死力守城，城得不潰。當事者未有以請也。至是部移適下，數囚在決中，爲力請於卹部曰：「囚罹法，愚也。不從賊，志也。守城，功也。謂罪必不可贖乎？何以勸後。」卹部疏題，得開釋。其識時勢、達經權類若此。居二年，卒於官。

秦澹緣先生傳

錢肅潤

先生姓秦，名重泰，字原博，別號澹緣，無錫人，尚書端敏公玄孫。少好濂、洛、關、閩之學。萬曆庚子舉於鄉，得山東鄆城教諭。鄆當白蓮兵燹後，黷序爲燬。先生至，僑寓民

間，怡然甘之。榜一聯于座右云：「祿薄而君恩實厚，毋自薄以負其厚；位卑而師道宜尊，毋自卑以褻其尊。」其志趣不苟如此。居四年，士子愛戴如安定先生。在蘇湖時，尋以臺司交薦，遷福建長樂縣令。長俗故多挾睚眦忿服毒草圖命者。先生廉知之，令鑿毒草地爲渠，毒賴之風以息。諸如黜奸胥，懲豪棍，平反疑獄，禁斂公費，嚴緝寇賊。海之濱，鯨波不作，境內以安。一邑士民建祠祀之。

性素不耐擎拳曲踞。時適伏謁一上臺，稍稍失度，竟以此忤當事論調。先生欣然束裝不少顧，距蒞任僅三百日。時論以公之長樂視八十日之彭澤令，差多三之二云。及歸，放懷詩酒，杜迹城市。縣舉賓筵，不赴。間共故令許公同坐。放棹洞庭，卜築乾元觀，徜徉林壑者九年。以崇禎丙子冬，疾卒，年六十五。

陳並漁先生傳

高 隆

先生姓陳氏，諱正卿，字並漁，無錫人。父太常筠塘公，東林之儒者也。先生爲人敦孝，讓飭廉隅有父風，學亦如之。中萬曆乙卯舉人。屢上公車不第，退而閉戶讀書，深求

理學之奧。緣筠塘公與先忠憲公同登萬曆乙丑進士，素以道義相切劘。先生亦嘗訪道於先忠憲，與之語，即大有領會。先忠憲甚器重先生。亟稱之曰：「筠塘有子。」又從錢公啓新學《易》，而易理以精。其所交惟馬君常先生爲最深，一言一動無不視儆。性至介，剛直不撓。見有不宜鄉飲而以勢相射者，必攻擊之。見有未當銓除而以賄僥倖者，必指摘之。不通私牘於公門，不樹聲援於貴戚。邑之人莫不敬而畏之。曰：「此真道學家風也。」先生家故貧，瘠田數畝，僅供饘粥。時值饑饉，指其困語家人曰：「吾欲出此以贍桑梓，則苦不給。欲自食之，則不忍獨飽，奈何。」從此惟日噉三棗，下以泉水。遞減至一棗，越八日卒。

先生既歿，先生之次子裡祉，以鞏幕參軍，於順治戊申之歲代本郡司馬。捧檄疆理西禮，伏三邑。三邑地磽土瘠，民不聊生。爲繕文申請督撫具題詳，豁荒糧六千五百石有奇，以善繼先人之志。《詩》云「君子有孝」，子其先生之謂乎。先生之崇祀道南也，以裡祉成進士之明年，歲在屠維大淵獻之春，距先生歿十有六年矣。

余生也晚，禮先生於祠。考先生之行，謹叙次其梗概作傳。用以俟後之君子，俾讀而

有感云爾。

顧庸庵先生傳

錢肅潤

先生姓顧，名樞，字所止，別號庸庵，端文公長孫。幼凝重，步趨不苟。迨就塾，父夔州公延馬文肅及吳儀部霞舟、錢太守疑庵輩先後授《尚書》，以書經名家。已而從高忠憲公講求「性命」，慨然欲棄帖括，從事最上。特不敢重違父意，俛首操觚。天啓辛酉舉鄉試，爲書經名魁。後屏居涇皋，深自斂迹，不問生產，不事干謁，亦不人城市，不赴講會，閉戶讀書。於五經無不淹洽貫徹。所極深研者，《周易》一經，反復潛玩，曰：「易之學，格物知至之學也。」晚爲易稿，折衷諸家之說。大約主理不主數。嘗言程朱易至矣。近世若孫文介明雒義，倪鴻寶兒易，黃石齋易象正，皆吾所不解。又言吾祖於易理最精，獨無著述。僅仍舊解略爲去取而已。後生小子可妄肆穿鑿乎。其於易不尚文辭，蓋心體而躬行之矣。

先生之爲學，原本家庭，以「性善」爲宗，以「無欲」爲括，而敦行以「復性」。踐禮以克

欲，則其自主之階津也。嘗論明儒，獨服膺薛文清、胡敬齋二公。而謂白沙陽明未免一錢之差。又曰：「端文主『無欲』二字，靈丹一粒，點鐵成金。忠憲主『格物』二字，繭絲牛毛，滴水不漏，並直接宋儒。」其論醇正若此。

施曠如先生傳

高世泰

憲副施公，諱元徵，字泰先，別號曠如，世爲無錫人。公生而不茹腥，豐頤廣額，爲文章精敏沉鷲。萬曆戊午舉於鄉，己未成進士，年二十有四，首謁選得台州司理。台負山濱海，奸民往往嘯聚。公至兼攝郡篆，調和軍民，寇氛以輯。移疾歸。癸亥補京衛武學教授，丁外艱。服闋，除南京國子助教。會思宗登極，崔魏伏辜。而一時璫孽未靖，公慷慨上封事，如劉公宗周、文公震孟、姚公希孟等皆昌言宜大用，時論重之。

遷刑曹，旋擢職方司協理、司事員外郎。時都城有警，環畿內外千里，罕有擐甲死綏爲朝廷效力者。公日夜警備，兼攝郡捕領一十八營。天子嘉厥績，特旨加服俸者二，賞銀幣者四，除武選司郎中。武選向多請囑，公蒞事，其弊一清。楚寇亂，當事議保障南服，擢

公湖廣按察司副使。時賊已踞承天，距麻城僅三百里。公疾驅至麻。麻有虎頭關，巨盜實爲賊援，公督兵先擒之。賊失其援，退而走蜀，三楚復寧。丁內艱，起補福建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右參議。而閩中復亂，賊掠興、泉、漳、福間。公請勦於撫軍，率兵駐仙邑。以三部軍並進而復以一兵截其歸路。賊不支，故軍行七日而殺賊殆盡，前後擒賊無算。

南歸後，遂閉戶隱居，飄然世外。公初受業於本孺劉先生。登第後，乃游先伯父忠憲之門。忠憲一見，稱爲任道之器。自此益勵進修，言動必以忠憲爲法。研求濂、洛、關、閩遺書，務在躬行心得，不爲矯激奇特之行以釣名。嘗有言曰：「凡事要高人一着，即是私意未淨。自流俗觀之似高，揆之聖賢之中道，無當也。」斯言洵得師心印，而亦善於自道矣。當忠憲殉璫難，公既周旋烈禍，尋得追卹，復爲補疏請謚蔭後。忠憲家日困，止水方塘，至不能守，行路太息。余以購復商於公。公慨然倡出公議，堅申大義，而余得以貲酬之，卒歸舊業。即池上老屋改爲祠，邀官祭焉。通國莫不手額，以白首門生爲此，昔人居場制服，不啻美於前矣。

公雖托於逃禪，往往入名山，參古德，好講出世法而未嘗暫忘東林先賢之教。甲午乙

未間，督學使者及郡邑大夫有過問講席者，爰採物望，首以皋比推公。公執卷登座，或演舊聞，或出新見，能令人人悅服。書院自拆毀後，雖未獲復舊觀，而仲丁釋菜，歷數十年不廢。公每祭必至，登降有秩，灌獻有恪，遠邇少長，屬目心儀。禮成福飲，公入座，輒長喟。穆然情深，稱說古先，諷切後學。客無不聳聽者。邑中同善會，倡自啓新錢先生暨忠憲，原以分財教善兼行，當年有會即有講，講即有刻，甚鄭重也。歲久不無停廢，得公踵行之。余幸從公共事，按籍給散，計已舉八十一會。公又深繹同善之旨，恒以此敷訓於家，且親課諸孫。長孫某登庚子賢書。公稱鄉先生幾六十年，得見玄孫鉉高考。終時年七十八，端坐拂鬚整冠而逝。

成寶慈先生傳

明史稿

成勇，字仁有，安樂人。天啓二年會試答策，極言宦官之禍，被放。又三年成進士。同年生邀謁魏忠賢，持不可。授饒州推官，謁鄒元標於吉水，師事之。中使至，知府以下俱郊迎，勇獨不往，且捕笞其從人。中使將愬之忠賢，會敗獲免。丁內外艱。歷開封、歸

德二府推官。流賊攻歸德，乘城守，擊敗之。

崇禎十年，行取人京。時變考選例，優者得爲翰林。公論首勇，而吏部尚書田唯嘉爲任濬地，抑勇及他寡援者二十三人爲部曹。勇得南京吏部主事，輿論大譁。勇恬然，不數日即辭朝去。

明年二月，帝御經筵，問講官保舉考選得失，諭德黃景昉訟勇及朱天麟屈，講官羣和之。帝親策諸臣，天麟得翰林，濬亦得御史，而勇以先赴南京，不獲與。尋用御史涂必泓言，授南京御史。

楊嗣昌奪情人閣，黃道周、何楷、林蘭友、劉同升、趙士春言之咸獲譴。勇憤，其年九月上疏曰：「禮莫大於倫，倫莫大於君親。未有不知君親而可齒於人類者也。況儼然秉國之鈞，天子是毗者乎？嗣昌謂古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。今一統之君，臣無所逃于天地之間，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，不可行於今也。嗣昌所引者，何代之經？所遵者，何國之典？信如其言，是凡爲臣者，皆不當終三年喪。終則爲後君，爲不臣。先聖之書詩可焚。先王之典禮可廢。不舉人類化爲禽獸不止。留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心，何如去

一嗣昌而樹萬世爲臣爲子之鵠。嗣昌豈以一身去留係社稷安危耶？秉樞兩年，一籌莫展，邊境頻告，流寇披猖，無問其經濟矣。清議不畏，名教不畏，先聖之訓詞、萬世之是非不畏^二，無問其品望矣。嗣昌去則所全者大，既盡子道，亦完臣節。不則既爲今日之賊子，必爲他日之亂臣。且既不知有父矣，又執猶子之誼事程國祥，以其爲父同年，讓行讓坐，何薄於親而厚於親之友耶。」疏入，帝大怒。命削籍提訊，刑官擬杖徒，不許。嗣昌疏救亦不納，乃擬遣戍，命詰主使姓名。勇獄中上書言：「臣十二年外吏，數十日南臺，無權可招，無賄可納，不知有黨。」帝怒切責，竟戍寧波衛。中外薦者十餘疏，皆不召。最後用劉宗周、張瑋言，命吏部覆議。久之，執政合詞請擢用。命刑部核奏，請復故官。帝以勇宥罪方新，不當復職，命以他官用。甫聞命，而京師陷。

福王時，起御史，不赴。後披緇爲僧，越十五年而終。

刁蒙古先生傳

高世泰

先生姓刁氏，名包，字蒙古，別號用六居士，北直祁州人，貞惠先生諱克俊之子。幼負